

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

非洲通史

第四卷

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的非洲

主编：D. T. 尼昂



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

非洲通史 第四卷

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的非洲

D. T. 尼昂主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

035579

(京) 新登字 020 号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IV
Africa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Editor D.T. Niane

Chinese Edition: ©Unesco 1992

Unesco ISBN 92-3-501710-6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has been prepared
un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责任编辑: 张元一

责任校对: 燕桂珍

2088/50⁰³

非洲通史 第四卷
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的非洲
D.T. 尼昂主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 4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振华胶印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16 41.25 印张 字数 750 (千)

1992 年 8 月第一版 199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001-0184-8/K · 12

定价: 58.00 元

非洲通史 第四卷

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的非洲

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

第一卷 编史方法及非洲史前史

(编辑 J. 基 - 泽博)

第二卷 非洲的古代文明

(编辑 G. 莫赫塔尔)

第三卷 七世纪至十一世纪的非洲

(编辑 M. 法西、助理编辑 I. 赫尔贝克)

第四卷 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的非洲

(编辑 D. T. 尼昂)

第五卷 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非洲

(编辑 B. A. 奥戈特)

第六卷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非洲

(编辑 J. F. A. 阿贾伊)

第七卷 殖民统治下的非洲, 1880 - 1935 年

(编辑 A. A. 博亨)

第八卷 1935 年以后的非洲

(编辑 A. A. 马兹鲁伊、助理编辑 C. 旺济)

《非洲通史》中文版出版说明

第四卷

《非洲通史》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重要学术著作，全书共分八卷，从1980年起分卷陆续出版。

《通史》的编写工作由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任命的国际科学委员会负责，委员大多为非洲人。可以说，这是一部以非洲人为主要力量编写的非洲史。此书史料丰富，为我国史学界研究非洲历史提供了方便，也为广大读者了解非洲情况提供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本卷翻译工作，得到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支持。张文淳、吕和声两位同志负责审订。我公司担任本卷译稿审定工作的是张元一同志。

本卷涉及多种学科，翻译中难免有不妥之处，希望国内读者和有关专家不吝批评指正。

本卷各章脚注中所列人名系指其著作而言，所列年代和页码系指其著作出版年代和页码，读者可按人名在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中查阅书名。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2年6月

本卷译者姓名
(按所译章节顺序排列)

胡 燕 张文淳 杨 麗 马秋莎 伊 安
计建民 赵世瑜 吕和声 吴 英 赵根荣
罗 毅 李力清 李树军 艾 平 庄 红
葛翠华

向提供图片者致谢

- J. L. 阿尔贝 [2.1、2.2、2.4、2.5、4.3]
- J. 巴赞 [7.1]
- R. M. A. 贝多, 《特勒姆人》, 1977年 [6.8 - 6.10]
- M. 伯恩海姆和 E. 伯恩海姆/阿根斯·拉福, 《非洲——如梦如谜的大陆》, 《读者文摘》选萃, 巴黎, 1979年 [18.3]
- 法国国家图书馆, 巴黎 [7.3、12.1、26.1]
- 大英博物馆, 伦敦 [12.9 - 12.15]
- 《开罗——千年史诗, 969 - 1969》 [15.4]
- G. 坎普斯, 《柏柏尔人——处于历史边缘的民族》, 1980年 [5.1]
- G. 康纳赫, 《贝宁考古》, 1975年 [14.2]
- O. 达珀, 《非洲纪实》, 1668年, 阿姆斯特丹 [12.6 - 12.8]
- B. 德 - 格鲁纳, 《燃烧中的古代西非大地》, 卢万天主教大学, 历史、艺术、考古丛书, 1980年 [6.11 - 6.16]
- 津巴布韦, 新闻部 [封面、21.5]
- J. 德维斯 [2.3、3.1、3.2]
- P. 德 - 马雷, 中非皇家博物馆 [22.2 - 22.4]
- B. M. 费根 [21.1、21.6]
- W. 菲利波维亚克, 《关于马里中世纪古都的考古研究》, 国家博物馆, 什切青, 1979年 [6.6、6.7]
- W. 福尔曼、B. 福尔曼和 P. 达克, 《贝宁艺术》, 哈姆莱恩出版社, 伦敦, 1960年 [14.3、14.4]
- P. S. 加莱克, 《大津巴布韦》, 泰晤士和赫德逊出版社, 伦敦, 1973年 [21.2 - 21.4]
- G. 格斯特/阿根斯·拉福, 《非洲——如梦如谜的大陆》, 《读者文摘》选萃, 巴黎, 1979年 [17.1]
- E. 哈伯兰, 弗罗贝尼乌斯社 [17.2 - 17.4]
- 安德烈·赫尔德 [14.15]
- 法国黑非洲学会, 引自 M. M. 维雷, 《苏丹 - 萨赫勒地区的穆斯林葬礼》, BIFAN 21, 系列 B, 编号 3 - 4, 1959年 [8.1、8.2]
- IMRS [6.1]

- 非洲历史、艺术、考古研究所，阿比让 (13.1 - 13.5)
- 热拉尔·柯森，人类学研究所，乌得勒支省立大学，引自《古生物史》杂志，1978年第20期 (6.1 - 6.5)
- 玛迪纳·莱 (7.2)
- K. 米哈洛夫斯基，华沙大学，华沙，1962年 (16.1、16.2)
- 人类博物馆，巴黎(MH 02.28.1 - 28.4) (12.2 - 12.5)
- 中非皇家博物馆 (22.1、22.5)
- B. 南塔特 (5.2)
- 《尼日利亚——考古与早期历史》，泰晤士和赫德逊出版社，1978年 (14.1)
- 腊贝洛阿利逊，引自 J. P. 多梅尼契尼的一幅画作 (24.3)
- 皇家图书馆(BN/GE AA2004) (1.1)
- 瑟斯顿·肖，《伊格博 - 乌库——尼日利亚考古学一览》，1970年 (14.5 - 14.14)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米尼克·罗歇 (4.1、4.2)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纽约图画社，《埃塞俄比亚：彩绘真迹》，纽约，1961年 (17.5 - 17.7)
- S. 昂温 (18.1、18.2、18.4 - 18.7)
- P. 韦兰 (24.2)
- 沃纳·福尔曼档案馆，威廉·法格《葡萄牙 - 非洲的象牙》，伦敦，1970年 (12.6 - 12.8)
- 沃纳·福尔曼档案馆，W. 福尔曼、B. 福尔曼和 P. 达克，《贝宁艺术》，伦敦，1960年 (14.4)
- G. 维厄和 L. 奥特克尔，《开罗的清真寺》，巴黎，1932年 (15.1 - 15.3)
- 津巴布韦，新闻部，哈拉雷 (封面)

序 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

长期以来，种种荒诞的说法和偏见使得整个世界无法了解非洲的真实历史。人们把非洲社会看成是不会有历史的社会。尽管莱奥·弗罗贝尼乌斯、莫里斯·德拉福斯和阿图罗·拉卜里奥拉等先驱人物进行了重要的研究工作，然而早在本世纪最初几十年里，许多不是非洲人的专家仍然不能摆脱若干先入之见，认为由于缺乏书面材料和文件，无法对非洲社会进行什么科学的研究。xvii

虽然人们正确地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希腊历史的重要来源，然而对非洲人的口头传说，即对各族人民关于他们生活中许多事件线索的集体记忆却不予承认，认为都是毫无价值的。在编写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历史时，所使用的唯一资料是来自非洲大陆以外，而最后写出来的东西，不像非洲各族人民实际走过的道路，倒像是作者想当然认为非洲人必定走过的道路。由于常常把欧洲中世纪作为标准，所以在设想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时总是参考欧洲的过去行事。

实际上，有人拒绝承认非洲人是具有独创性文化的创造者，而这些文化在漫长历史中以自己创造的形式繁荣发展并延续下去。历史学家们如不摈弃偏见，重新考虑他们的治学态度，是无法理解这些文化的。

此外，非洲大陆几乎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一个历史实体。相反，却强调这个，强调那个，力图使人相信，远古以来“白非洲”和“黑非洲”之间就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人们常把撒哈拉说成是不可通过的地方，阻碍着各族群、各民族的任何融合，也阻碍着沙漠两侧逐步成长起来的社会之间物资、信仰、风俗和思想的任何交流。古埃及和努比亚的文明与撒哈拉以南各民族的文明之间，被划了一道无法逾越的界限。

撒哈拉以北的非洲历史，同地中海沿岸历史的联系，确实比它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历史联系要密切得多。但是人们现在普遍承认，非洲大陆的各种文明，不管其语言和文化多么不同，总是或多或少地代表着被历史悠久的纽带联结到一起的一群民族和社会的历史分支。xviii

严重危害客观研究昔日非洲的另一种现象是，随着奴隶贸易和殖民化，出现了各种种族成见，它们引起了轻视和无知，并变得如此根深蒂固，甚至连编史工作的基本概念

都被歪曲了。自从被认为是上等人的殖民主义者使用“白”和“黑”两个概念作为人种的标签以来，受到殖民统治的非洲人不得不既对经济上的奴役又对心理上的奴役进行斗争。非洲人可由肤色加以辨认，他们成了一种商品，被打上戳记从事繁重劳动，最后，统治他们的那些人认为，他们就是想象中的所谓劣等尼格罗种族的象征。这种伪造的鉴别模式，把非洲各族人民的历史，在许多人的思想中降到人种史的地步，而在这种人种史中，对历史和文化的实际情况的了解必然受到歪曲。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并开始积极参加国际社会生活和作为国际社会存在理由的相互交流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史学家，使用现有的非洲资料（尽管还是相当谨慎），以比较严格、客观和虚心的观点，努力从事对非洲的研究工作。在行使历史能动权的时候，非洲人自己也深深感到需要在坚实的基础上恢复自己社会的历史真实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中的八卷集《非洲通史》，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来自许多国家从事这项编写工作的专家，首先是为《非洲通史》奠定理论的和方法的基础。他们热切地讨论了直线的和有限的世界史概念所造成的过于简单化的问题，并在必要和可能时重新确定真正的史实。他们力求突出那些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非洲各族人民在其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演变过程的历史资料。

这一繁重任务，由于资料浩繁和文件分散而更趋复杂、更趋困难了。为了解决这个任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得不采取分阶段进行的办法。第一阶段是从1965年到1969年，致力于搜集文件资料和制定工作计划。工作任务是在现场进行的，包括开展活动搜集口头传说，建立一些地区性口头传说文献中心，搜集未经出版的阿拉伯文和阿雅密文xix（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一些非洲语言）的手稿，编辑档案目录和《非洲历史资料指南》，这部《指南》是根据欧洲各国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材料辑成的，后来分9卷出版。此外，还组织了多次会议，使来自非洲和其他各州的专家们能在一起讨论编史方法问题，经过认真审查现有资料以后，确定了编写大纲。

第二阶段是从1969年到1971年，致力于使《非洲通史》具有雏形，并把各个部分连接起来。1969年在巴黎和1970年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两次国际性专家会议，研究并确定了有关编写和出版《非洲通史》的问题：分8卷出版，主要版本为英文、法文和阿拉伯文，译成斯瓦希里、豪萨、富拉尼、约鲁巴或林加拉等非洲语文版，还将出版德、俄、葡、西、中文版，以及面向非洲和国际广大公众的缩写本。

第三阶段是实际编写和出版工作。在这一阶段内，首先任命了由39人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其中三分之二是非洲人，三分之一是非洲以外的人，它承担《非洲通史》编审方面的全部责任。

工作中采用的方法是多科性的，并且以多方面的研究和多种资料来源为其基础。其中首先是考古学，因为它掌握了非洲文化和文明史的许多关键。由于考古的研究，现在人们承认，非洲很可能是人类的摇篮和历史上首批技术革命的发祥地——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还证明，埃及是世界最灿烂的古代文明之一的所在地。而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材料

来源是口头传说，长期以来它一直被人轻视，现在却成了了解非洲历史的极有价值的工具，使人们有可能追溯非洲不同民族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活动，从内部了解非洲对世界的看法，真正领会这个大陆文化和制度所根据的准则的独有特征。

我们十分感激负责编写《非洲通史》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及其报告员，以及各卷各章的编辑和作者，感谢他们真实而全面地说明了昔日的非洲，感谢他们摆脱了教条主义来研究实质性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可列举以下几个：贩卖奴隶，这是一个“流血不止的创伤”，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大规模背井离乡，它耗尽了非洲大陆的元气，与此同时，却大大发展了欧洲的经济和商业；殖民化给人口、经济、心理和文化带来的影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最后，非殖民化和建国的进程，这激发了当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激情，他们至今往往还很活跃。在论述这些问题时都很注意真实性和严谨性，这是《非洲通史》一书的巨大优点。《非洲通史》对我们有关非洲的知识作出了评价，提出了非洲文化的各种观点，并对历史提出了新的看法，因此它具有以下的显著优点，既反映光明面，也反映阴暗面，并公开提出学者之间存在的不同见解。^{xx}

《非洲通史》指出了对非洲的研究工作长期以来方法不当，因之要求重新认真研究编史工作和文化特性这两方面的问题，两者由于互相作用而密切关连。像任何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一样，《非洲通史》为进一步大量研究各种专题铺平了道路。

因此，国际科学委员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密切合作，决定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深入探讨一些专题，以便对非洲过去的某些方面有更清楚的了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报告和文件集——非洲通史》丛书中陆续发表的研究成果，将成为《非洲通史》的有益补充。计划编写的有关国别史或分地区史的著作也将起到同样的作用。

《非洲通史》说明了非洲历史上的团结以及非洲同其他大陆，尤其是同美洲大陆和加勒比地区的关系。长期以来，美洲的非洲人后裔从事的创造性表现被某些历史学家不加区别地当作是非洲文化特点的大杂烩。不用说，《非洲通史》的作者们不是采取这种态度。在本书中，被运往美洲的奴隶们所进行的反抗行动，非洲人后裔不断地和大规模地参与争取美国最初独立的斗争以及参与民族解放运动等，都按照实际情况予以正确理解，即这一切都有力地表现了同一性，从而有助于形成对人类的普遍概念。虽然在不同地方，情况可能有差别，但是现在十分清楚的是，西半球某些国家的感觉、思维、想象和行为的方式，都有从非洲继承的标志。从美国南部到巴西北部，跨越加勒比地区以及在太平洋沿岸，非洲文化遗产到处都可以看到。在某些地方，这种文化遗产甚至加强了居民某些最重要成分的文化特性。

《非洲通史》还清楚地阐明了非洲与印度洋彼岸的南亚的关系，以及非洲通过相互交流对其他文明所作的贡献。

我深信，非洲各族人民为赢得独立、巩固独立、进行开发和维护其文化特征所作的努力，应该扎根于对历史的觉悟之中，这种觉悟一代接一代地重新焕发，敏锐地被意识到，并且流传下去。^{xxi}

我当过教师，并且从独立的早期起，担任过西非和中非几个国家第一个史地课程改

革委员会的主席，从中取得了一些经验，这段经历使我体会到，为了教育青年，为了使广大公众了解情况，由洞悉非洲的问题和希望、并能从整体来理解非洲大陆的学者编写一部史书，是多么必要。

鉴于上述原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目标在于保证，用多种文字出版《非洲通史》，广为发行传播，并以此为基础，出版儿童读物、中小学教科书和编排广播电视节目。非洲以及其他地方的成年人和青年人，包括小学生和大、中学生，从而可以更真实地了解非洲大陆的过去以及说明过去情况的各种因素，还可以更公正地理解非洲大陆的文化遗产和对人类总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因此这部《非洲通史》必将有利于国际合作，有利于加强各国人民团结一致争取正义、进步和和平的事业。至少，这是我最诚挚的希望。

我谨向国际科学委员会各位委员、报告员、各卷编辑、作者和所有参加这部巨著写作的人表示深切的感谢。他们完成的著作和所作出的贡献都清楚地证明，具有不同背景，但在为普遍真理服务过程中都怀有同样的善意和热情的人能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国际体制内，完成一部有巨大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著作。我同样感谢各组织和各国政府，承蒙他们热心帮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得以出版不同文种的《非洲通史》，从而保证这部著作具有当之无愧的世界性影响，为整个国际社会服务。

编写计划说明

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

B. A. 奥戈特

教科文组织第十六届大会责成总干事主持编写《非洲通史》。1970年，执行局成立了xxiii国际科学委员会，委托本委员会执行这一巨大任务。根据教科文组织执行局1971年通过的章程，本委员会由39名委员组成（其中三分之二是非洲人，三分之一不是非洲人），由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任命，在本委员会任期内以个人身分进行工作。

本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本书的主要特点。本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确定了以下各点：

(a) 虽然《非洲通史》的目标是尽可能达到最高科学水平，但是它并不追求面面俱到，详尽无遗，而是一部摆脱教条主义的综合性著作。它将在许多方面，说明一些问题，叙述当前对各种问题所掌握的情况以及研究工作的主要趋势，与此同时，它毫不迟疑地提出存在的不同观点。这样，它就为未来的工作奠定基础。

(b) 在这部著作中，非洲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目的是说明非洲大陆各部分之间的历史关系，而到目前为止所出版的著作都是过于经常地把它分成若干部分。非洲同其他大陆的历史联系受到应有的重视，从互相交流和多边影响角度分析这些联系，以便恰如其分地说明非洲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c) 《非洲通史》特别是一部思想、文明、社会和制度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范围很广，包括口头传说和艺术形式。

(d) 《非洲通史》实质上是从内部来观察的。虽然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非洲作者如何看待自己文明的忠实反映。虽然这部著作要在国际范围内编写，并充分吸取现有科学知识，但承认非洲的遗产也非常重要，还应该说明有利于非洲大陆团结的各种重要因素。致力于从内部观察事物的做法是本书的新颖独到之处，因而除了科学质量而外，还应使这部著作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反映非洲的真实面貌，《非洲通史》就能在一个专心从事经济和技术斗争的时代提供一种特殊的人类价值准则概念。

本委员会决定，涉及三百多万年非洲历史的这部著作分八卷出版，每卷约有八百页正文，内附插图、照片、地图、图表。

每卷由一名主编负责，必要时配备一名或两名副主编。各卷编辑均由本委员会从委员中或从外部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选举产生。各卷主编和副主编根据委员会通过的决定和

计划进行工作。在科学性问题上，他们在各卷内容、文字定稿、插图，总之，就《非洲通史》的全部科学技术方面问题对本委员会负责，或在两届会议之间对本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办公室审定最后文稿。在办公室认为文稿可以交付出版的时候，将文稿提交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因而本委员会，或在两届会议之间由办公室对本书负完全责任。

每卷约三十章。每章由一名主要作者执笔，必要时由一或两名合作者协助。作者由本委员会根据其简历遴选。对非洲作者，给予优先考虑，但他们必须具备应有的资历。还尽可能特别保证，在作者中，非洲大陆的各个地区，以及与非洲有历史和文化联系的其他地区有同等代表。

在每卷编者审毕各章文稿以后，文稿送交委员会全体委员征询意见。此外，编者将每卷待审文稿送交审读委员会，审读委员会是按照委员的专业在国际科学委员会内部设立的。审读委员会对各章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办公室最后审核文稿。

这种程序看来时间长，涉及面广，但已证明是必要的，因为它最大可能地保证《非洲通史》的科学客观性。事实上，确有几次，办公室不同意原稿内容，或是坚持作重大修改，甚至另请作者重写某章。有时要去请教精通某一阶段历史或某一问题的专家，以便对某卷内容进行最后定稿。

本书将先出版英、法、阿拉伯文的精装本，然后再出版这三种文字的平装本。英、法文的节本将译成非洲各种文字。本委员会已选定斯瓦希里文和豪萨文作为第一批非洲文字来翻译本书。

还要尽一切努力保证出版《非洲通史》的中、葡、俄、德、意、西、日文等国际通用语文版本。

因此十分明显，这是一项宏伟的任务，对于非洲史学家和广大学术团体，以及对于正在主持这项工作的教科文组织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为编写这样一部非洲大陆历史肯定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涉及以往三百万年，要利用最高标准的学术成就，而且要动用不同国家、文化、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的学者参加。这是一部全大陆的国际性多学科巨著。

总之，我要强调这部著作对非洲和对世界的重大意义。正当非洲各族人民为团结和进一步合作进行奋斗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充分了解非洲的过去，非洲人民之间的联系以及非洲同其他大陆的联系，不仅对全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是一项重大贡献，而且也是了解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源泉。

纪 年 说 明

经一致同意，采取下列方法来书写年代。史前年代，可用两种不同方法书写。

xxvii

一种方法是参照现在的纪元，即距今的年代，以+1950年为基准年；所有的年代是相对于+1950年的负数。

另一种方法是参照基督纪元的开始。日期前简单加上+号或-号以表示相对于基督纪元的年代。在提到世纪时，以“我们纪元前”和“我们纪元”字样代替公元前和公元这两个用语。

举例如下：

- (i) 距今 2300 年 = -350 年
- (ii) 公元前 2900 年 = -2900 年
公元 1800 年 = +1800 年
- (iii) 公元前 5 世纪 = 我们纪元前 5 世纪
公元 3 世纪 = 我们纪元 3 世纪

目 录

插图目录 xi

图片目录 xiii

向提供图片者致谢 xvii

序言 xix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

编写计划说明 xxiii

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 B. A. 奥戈特

纪年说明 xxv

1. 导言 1

D. T. 尼昂

2. 在阿尔莫哈德王朝统治下马格里布的统一 11

O. 塞迪

3. 马格里布文明的传播及其对西方文明的影响 46

M. 塔尔比

4. 马格里布政治统一体的崩解 64

I. 赫尔贝克

5. 阿尔莫哈德王朝消亡后的马格里布社会 83

R. 伊德里斯

6. 马里和第二次曼丁哥人的扩张 95

D. T. 尼昂

7. 马里帝国的衰落 143

M. 莱·托尔